

联合国
大会



LDN LIBRARY

AUG 7 1990

COLLECTION

Distr.
GENERAL

A/45/333
3 July 1990
CHINESE
ORIGINAL: ARABIC/ENGLISH



第四十五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项目77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和
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1990年6月28日

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函附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外交部在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在1990年5月23日至6月5日访问大马士革期间,向它提出的关于以色列侵害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叙利亚居民的人权情况的声明。

谨请将此声明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77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艾哈迈德·法特希·马斯里(签名)

• A/45/50。

附 件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外交部 提交给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 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 特别委员会的声明

以色列带领当局继续不断公然蓄意违反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1899年和1907年《海牙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1949年四项日内瓦公约》、1966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1966年《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以及其他国际公约。再者,他们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叙利亚戈兰和南部黎巴嫩等处藐视大会、安全理事会和有关的专门机构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并对国际社会和全世界的舆论置之不理。

自1967年以来被带领的阿拉伯戈兰一直处于以色列当局所推行的全面和公开宣称的侵略战略的统治之下,以色列当局宣称戈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且公开和暗地里进行种种活动,其目的在于将戈兰犹太化并加以并吞,消除阿拉伯叙利亚人民的民族特征及其历史,目的在于继续建立殖民点,并扩充这些殖民点,和从世界各地引进新移民。最近将大量苏维埃难民引进被占领领土的政策明白证明这点,其目的在改变该区域的人口组成并摧毁其经济结构、掠夺水资源、改变社会文化特征以及消除当地居民的认同。这些做法违反联合国各项决议,尤其是1981年12月17日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第497(1981)号决议,以及大会第九届紧急特别会议在1982年2月5日通过的决议(ES-9/1),和此后大会每届常会一再重申的各项原则。

面对这些做法,我们在戈兰的阿拉伯人民奋起抵抗占领,在每个场合重申他们向往和效忠于阿拉伯叙利亚祖国;反对以色列的占领,抵制以色列将以色列法和以色列

人的认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决定，他们不顾以色列当局的镇压，奋起抵抗直到以色列完全撤出戈兰的领土为止。他们也支持和援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英勇的起义。已经设立各种民众委员会，以便收取现款和实物捐献，从而通过各种手段，将现金和大量的食品及衣服送到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带。这种声援其巴勒斯坦同胞的行动使得戈兰的居民遭到占领当局的残酷制裁。

戈兰人民声援其同胞起义的一个例子是，从被占领的马杰达勒沙姆斯、马萨达、艾因孔亚赫和布卡达等村庄派遣代表团参与在耶路撒冷红十字会总部前举行的露天静坐示威和绝食抗议，一致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者最近在对尚奇翁殖民点内阿拉伯工人进行的屠杀。此外，在被占领领土监狱内，数名叙利亚被拘留者也进行了绝食行动，以支持他们在西岸的同胞。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英勇起义已经进入第30个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扬，并且向全世界表示，巴勒斯坦人民决心重新取得他们所有的权利，并且除了完全独立以外，绝不接受任何妥协。阿拉伯人民的起义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被占领的阿拉伯居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情况，并且决心收复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在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将以各种形式继续进行斗争，直到解放为止，从而驳斥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传和他们虚伪的宣称，即阿拉伯居民对于被占领和既成事实政策感到满意。

被占领领土的阿拉伯人民的英勇抵抗，使占领国加强镇压手段，占领国从“铁拳”政策改为新的“碎骨”政策，它采取谋杀、流放、摧毁房舍和持续数日的戒严的措施，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犯下战争和种族灭绝罪行，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全世界都看到这些罪行，这些罪行显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种族主义是建立在对其他人民的普遍仇恨，尤其是对阿拉伯人民的仇恨的基础上，这种仇恨是所有罪行的核心，这种罪行在许多国家中的影响长期以来是非常明显的，从而再次证实联合国决议确定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是很有根据的。

没有什么比以色列议会议员Rehavam Ze' evi在1989年10月24日的发言更为明白。当时他说，一个犹太人等于一千个阿拉伯人。当有人问他，是否准备修正这项发

言,他说:“是的,我准备修正如下:一个犹太人等于一万个阿拉伯人。”除了这些狂言,犹太复国主义殖民者更在以色列占领部队的保护下,越来越积极参与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阿拉伯居民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在加紧种族主义、敌对行为和反阿拉伯方面,这些罪行比以色列占领部队所采取措施为代表的那些罪行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色列占领部队所采取的一长系列恐怖主义行为,使人想起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所采取的野蛮和不人道的行为,以及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欧洲人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更能证明这点的是,以色列副外交部长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于1989年11月19日在一次学生会议上的发言,当时他鼓动说,应该集体驱逐阿拉伯人。鉴于该区域的爆炸性局势以及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带来的威胁,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警告继续这种做法可能带来的种种危险。

1. 吞并和殖民政策

自1967年占领阿拉伯叙利亚戈兰以来,以色列一直采取一种旨在并吞和将戈兰犹太化并鼓励建立殖民点的政策。1981年12月颁布了一项法律,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强制执行以色列法、司法和行政管理。1982年2月12日宣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戈兰的居民带以色列人身份证。在戈兰被以色列摧毁的147个阿拉伯叙利亚村庄的废墟之中,除了马杰达勒沙姆斯、马萨达、布卡达、艾因孔亚赫和法杰尔以外,以色列已经建立了43个殖民点网,包括农业、工业和旅游项目,其目的在于剥夺该区域的财富和资源,以便加以并吞和使其犹太化,目前还在积极建立三个新的殖民点。这些殖民点的用水取自太巴列湖、巴里亚斯和马萨达湖,在赫尔蒙山已经建立了许多土堤和旅游设施。在阿拉伯戈兰的各个村庄周围也建筑了比较稠密的公路网,将它们完全隔离,并摧毁现有的居民中心,以期消除所有阿拉伯人生活的痕迹,并创造一种印象,即戈兰是无人居住的地区。

应该注意的是,以色列当局最近已开始积极在戈兰推动殖民,增加了当地的移民

人数。这方面的最重要发展如下：

(1) 1889年7月，戈兰的移民安置部长同意在Kinnasrin、Khistin和Mevo hamma设立三个移民安置中心，以使安置预计将到达的400名新移民(1989年7月18日《话报》)；

(2) 1989年8月，以色列开始努力增加在戈兰的移民人数，在以后五年间从6 000增至12 000人。1989年8月5日，以色列议会议员 Micha Goldman 呼吁犹太机构和移民安置部尽力将来自苏联和南美的犹太移民送至戈兰(1989年8月6日《晚报》)；

(3) 1989年8月6日，Kinnasrin 的殖民点开始一项住房计划，目的是在1990年期间在该殖民点另外安置400个家庭；

(4) 1989年10月31日，在南部戈兰成立了一个称作“Had-Nes”的新殖民点，最初可安置12个家庭。这个殖民点由Betar运动组织建立。

以色列当局在五月承认，来自苏联的30个犹太移民家庭已在Kinnasrn 殖民点住下，作为将苏维埃犹太人安置在戈兰的第一次行动。据以色列电视报道，移民安置部长伊扎克·佩雷兹说，该殖民点有上百个空的住房单位等待在不久的将来由新移民利用许多言论说明这一以色列政策，其中包括1987年7月21日伊扎克·沙米尔对以色列报纸《晚报》说的话：

“那些谈论国际和平会议的人们要我们完全放弃朱迪亚、萨马里亚、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人们指控我们不爱好和平，但是，联合政府已经公开说，要我们放弃以色列的土地，不管是朱迪亚、萨马里亚、加沙地带、戈兰高地或耶路撒冷，是绝对不可能的。”

1987年10月16日沙米尔在《国土日报》的声明中宣告，耶路撒冷、哈希兰、萨马里亚、加利利和戈兰构成一个整体，很难说以色列人民有一天会放弃这些地区”。

伊扎克·沙米尔于1988年12月22日向以色列议会发表的内阁报告中宣告，以色列

正在继续执行建立居民点的政策。1990年3月19日，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宣布他坚持对戈兰的占领，在其答复犹太复国主义殖民点领导人表示关注前美国总统卡特给他的信中还说，任何以色列人从没有放弃戈兰高地的想法（1990年3月30日《东方报》）。1990年4月，以色列议会颁布了一项法令，除其他外，规定任何谈判中不得以戈兰的命运为主题，这是再一次针对关于一个统一的耶路撒冷的声明和在其中任何部分移居的呼吁。

2. 没收土地

以色列当局已经颁布了许多军事法令，修订了适用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法律和土地制度，以便以军事需要或安全理由来掩饰没收和征用土地的程序。关于这方面已经作出各种决定，诸如宣告关于追溯到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时期的土地所有权争端的一切申诉无效，还颁布了其他法令，授权财产的转让必须获得军事指挥官的支持才算有效。

大多数有关没收土地的法律已经加以修订，以便利旨在没收所有阿拉伯人土地的行动。所有属于个人的土地，只要在1967年占领时业主不在，都被视为国家的财产。1979年占领当局颁布了一项法律，根据这个法律，以色列国民有权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购买土地，从而鼓励他们建立犹太人殖民的地区点。占领当局通过军事通告建立殖民点，并且“以安全的理由禁止进入”已经建立殖民点的地区。当局并且通过种种手段没收合法的业主在明确划定的地区的土地，还阻止他们进入。这类土地往往植着果树。

通过这种做法，以色列当局没收了阿拉伯叙利亚人在戈兰的350公顷的土地，并且将它们定为军事区，然后把它们变成叙利亚人村庄附近的殖民点。以色列当局抢夺了自然水源，并且在被没收的叙利亚人的土地上掘井及铺设管道，将用水输送到新的殖民点。

1980年以色列没收了朱尔斯村叙利亚农民的农地。1986年4月12日占领当局调查了马萨达以北从马杰达勒沙姆斯西南延伸到马阿德桥一带称为卡提的地区，以便

加以并吞,该地区面积超过100杜努姆的肥沃土地。1986年4月22日以色列占领当局在靠近马杰达勒沙姆斯的巴兰地区用带刺的铁丝网围了一块150杜努姆的土地,并且阻止居民靠近。这项行动始终保密,“以便使居民出乎意外,并防止他们组织反抗行动”。1987年5月27日以色列的一份日报《新消息报》报道说,以色列当局将圈起其他地区,以便防止在这些地区从事非法的建筑。

1986年7月24日以色列的日报《教师报》报道说,占领当局正在艾因提纳平整土地,并砍伐该地区的所有树木。1986年10月28日《守望者日报》报道说,有一个以色列人在巴卡达村被捕,因为他占用了7个杜努姆的土地并且在那里建了一个农业用的蓄水池,以色列当局和土地管理行政当局将土地刨了并且打掉蓄水池。

国际劳工局局长的报告指出,没收土地的行动仍在继续进行,并在一段时期后,经纳入国有土地系统,以便建立新的殖民点。军事当局迫使居民交给他们的土地所有权状,以便在这些所有权状上面加盖官印,表明所有权已经转移。

1988年7月20日《国土日报》报道说,占领当局放火焚烧树木和自然森林,然后占有该土地,并禁止居民从森林进入,他们最近还在加利利几处和戈兰放火,尤其是在森林和牧场地区放火。按照以色列粉碎戈兰人民坚持抵抗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和坚守土地及叙利亚特性的经济基础比一多面政策,截止1990年5月为止,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境内占领者焚烧的土地总面积超过28 000杜努姆,截至同一日期,森林火灾面积达18 000余杜努姆。

我们要指出,在戈兰1 17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阿拉伯叙利亚人只能使用200 000杜努姆,其中包括15 000杜努姆的可耕地。

3. 掠夺水资源

以色列占领当局对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居民施加压力,掠夺他们的水资源,将这些水资源转供以色列移民点使用,并且阻止居民挖掘新的水井,其目的在于使他们的生活困难并且削弱他们的经济,迫使他们迁移。

戈兰的居民过去依赖马萨达地区拉姆湖的水源,该湖由火山岩环绕,蓄有200到300万立方米的水。戈兰的居民用大型金属水箱集水,然后将这些水供应给自己的土地。但是占领当局禁止抽取这里的水灌溉苹果园和其他果园。

戈兰的居民每次装设水箱或挖掘新水井都遇到巨大的问题,因为他们必须事先获得行政长官的许可,可是行政长官却拒绝给予许可,甚至不允许他们安装灌溉果园所需要的塑胶管道。相反地,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却获得允许安装水管来灌溉他们的土地,挖掘水井并且甚至从阿拉伯农民的水井中抽水。

以色列当局将拒绝关闭水箱的许多戈兰农民带上法庭,指控他们使用国家水资源以及开发和侵占邻近的土地。

占领当局摧毁苹果的贸易和生产,企图借此断绝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来源。因此,占领当局没收水泉并将其引导到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点。以色列当局夺取了亚夫里、穆谢里法和阿布萨阿德角的水泉,铺设了几十公里长的水管,以便将马萨达的水供应给特拉布那达山坡地区建立的农业移民点,从而大大降低了阿拉伯居民灌溉自己草原的水位,并迫使叙利亚在1984年铺设水管以便抽水到马杰达勒沙姆斯。现在,马萨达、布卡达和艾因提纳缺乏饮水,叙利亚政府为灌溉这些村庄挖掘了新的水井。

应当指出,1975年提交给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发展计划规定,向人数只有7 000的犹太移民供应7 590 000立方米的水,而被占领的叙利亚村庄的居民超过15 000人,却只供应210万立方米的水。

由于水泉被没收,深水井现在是戈兰居民的唯一水源,包括饮水。这不仅影响到包括苹果在内的作物栽培,而且有害公众的健康,尤其是因为现有的6口水井是由以色列水源管理当局管理的,居民们获得的水常常受到污染。

最近,以色列当局禁止布卡达的居民使用通过管道从叙利亚输送给他们的饮水,还禁止他们修复边界他们这一边的分支水管。

4. 经济和社会变迁

在包括阿拉伯叙利亚戈兰在内的被占领领土实行的兼并政策和移民计划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导致农业、工业和教育状况的恶化。这种局面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将领土的经济同以色列的经济联系起来,促使数以千计的农业、工业和手工业工人进入以色列劳动力市场,迫使大多数当地居民为谋生而移民,如果他们能够的话。在22年的压迫性占领期间,在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和戈兰爱国者之间没有建立起任何经济联系。

1981年,占领当局提高了税额并继续向当地居民施加实际上的压力。占领当局禁止向反对兼并并反对限制人民在戈兰自由迁徙的公民提供任何政府服务。此外,占领当局还提高了供应品的价格并拒绝为贫困家庭提供津贴,尽管这一季收获的苹果半数以上都被征了税。最近,占领当局禁止出口苹果甚至购买苹果。由于这些措施,戈兰人民这一年举行了示威,一些新闻记者被逮捕,他们拍摄示威、监狱和被拘留者的底片被烧毁。

1984年,占领当局继续采取这种做法,阻止马杰达勒沙姆斯的居民向叙利亚输出他们的产品。

在占领部队的协助下,以色列税务员进行了挑衅和恐吓,他们检查经过设置在十字路口的许多检查站的所有行人的身份证,这种做法迫使许多叙利亚家庭离乡背井,以逃避占领当局强加给他们的这种生活条件和经济环境,寻求生活改善。1989年仍然存在着这种侵扰居民的情况。许多家庭的土地被没收。对戈兰实行了全面经济封锁,戈兰居民的工作自由受到限制,工人的工资被扣减,在军事当局登记过的工人被迫从事艰苦的工作(例如铺设柏油路和修理下水道等),许多工人还受到诬告,被指控为同叙利亚当局合作,这样做是为了给占领者一个借口来逮捕这些工人并阻止这些工人自己的土地上工作。

1990年4月15日至18日,戈兰的阿拉伯叙利亚公民庆祝叙利亚独立。在此期间,

以色列当局逮捕了数十人并征收一次缴付的新税款,违者予以监禁。所有这些措施的目标基本上是使戈兰居民日益穷困,削弱他们抵抗占领的爱国精神,迫使他们要么向当局屈服,要么移居国外,从而减少戈兰的人口。

农业

占领当局没收了大片肥沃的土地,结果该区域人民目前只拥有20万杜努姆的土地,使得农业状况日益恶化。此外,以色列占领者还侵占水源;禁止居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挖掘新水井;并采取措施使农民难以利用他们的土地,特别是在他们土地的周围和土地上埋设地雷,并用犹太移民点包围农场,将各农场分割开来,以便占有这些土地,占领当局还不让当地居民的农产品进入市场,使他们无法同以色列居民点的产品竞争;更不用说以色列税务员以各种借口没收储藏的苹果和破坏冷藏仓库这些行为了。

阿拉伯叙利亚农民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苹果,不再有机会进入市场。1988年3月12日采取了阻止苹果进入市场的措施。这一天,以色列农民协会会长Shlomo Weizmann以戈兰居民极度仇恨并敌视占领部队为借口,宣布抵制戈兰居民种植的苹果。

从经济角度看,这项措施对戈兰居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他们的生活条件恶化,并面临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例如,卫生和社会条件恶化,已成为以色列经济廉价劳力来源的叙利亚工人的失业人数增加。

此外,占领当局竟然不择手段,烧毁森林和果园。这项政策是以色列综合移民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夺走戈兰阿拉伯居民的收入来源,迫使他们屈服于占领者并强迫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和土地。

畜牧

占领当局企图以修筑道路、拔树和放火这些手段缩减牧地，目的是对该地区的经济施以致命的打击并断绝戈兰阿拉伯居民的奶品供应。（众所周知，戈兰居民所需的奶品是由该地区的山羊饲养者供应的。）因此以色列当局发布命令，规定除非得到特别许可，否则不得饲养黑山羊。这项措施使当局得以以山羊危害环境为借口，没收黑山羊并以极其不合理的低价出售。

工业

以色列占领当局阻止被占领领土产生一种地方经济政策来促进开办有利于公民利益的企业和工厂。办法是拒绝批准为促进区域经济各生产部门而作出的任何努力。占领当局还禁止促进阿拉伯投资或提供贷款，并且不允许建立任何工业或农用工业项目，唯恐他们同以色列生产者竞争，以色列生产者已经在被占领的戈兰地区的KINNASRIN移民点建造了一座罐头食品厂。此外，占领当局还控制了戈兰种植的几乎所有果类的价格、库存和销售，以及该地区生活的所有其他必需品。

占领当局禁止戈兰居民组成团体以取得所需贷款建立冷藏网络、联合投资和兴办木匠业和库房，以图使他们陷于穷困，迫使他们从以色列移民点购买用品，并促使以色列工业产品（例如砖瓦、木制品、五金器具和大理石采掘设备等）渗入市场。

5. 教育方面的情况

以色列占领当局的教育政策主要目标是压制被占领的阿拉伯戈兰居民的民族感情，断绝他们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根源以及他们同祖国，即叙利亚，之间的联系。

以色列当局践踏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教育和文化体制不可侵犯的原则。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谴责以色列这方面的行径。但是占领当局不顾这些决议，继续采取上述措施，恐吓学生和教师，对他们进行种族歧视。戈兰居民对这种政策提出抗议。由于这种政策，教育状况更加恶化。占领当局为施行这

种政策,采取了下列做法:

(1) 用以色列课程取代阿拉伯叙利亚课程,禁止使用叙利亚教科书,强迫叙利亚学生学希伯来文,并强迫实行旨在煽动仇恨、不容忍和宗教狂热的教育政策,企图以这种办法从所提供的教育中消除任何阿拉伯民族特性;

(2) 基于教师的民族观点任意解雇许多教师,代以不合格的教师,并迫使没有解雇的教师根据以色列课程教学。被解雇的教师中有Bahjat Salman Mar i、Nazim Khatir、Ghassan Abu Salih、Hasan al-qish、Najat al-Safadi、Tahir Mundhir和Mahjid Mahmud;

(3) 关闭了许多学校;

(4) 校舍失修,仍然使用的校舍不再符合教育条件或基本要求。当局还不准兴建新的学校。学校没有提供适当医疗监督的手段;事实上全区只有一名医生为学生提供医疗服务;

(5) 占领当局对所有行政程序都施加了严格的限制,并拒绝为有家人反对占领的儿童颁发个人文件,使他们无法在该区域或任何其他地方入学;

(6) 从1982年以来,阻止戈兰学生在叙利亚大学或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完成高等教育。他们还对各领事馆施加压力,以确保各国领事馆不向希望到其他国家完成高等教育的学生发放签证。至于获准在以色列大学就读的少数阿拉伯人,也没有机会选择他们最胜任的系科;

(7) 袭击教育机构的房地;

(8) 逮捕学生和教师;

(9) 阻挠少数取得以色列大学学位的阿拉伯叙利亚公民就业。

6. 劳工情况

由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不存任何文明法律,而以色列占领者又蔑视国际社会所标

榜的法治,在其统治下的大多数工人和居民在很不人道的条件下生活,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同这种情况是分不开的。

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和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包括戈兰,阿拉伯工人受到种族歧视和胁迫被迫在同以色列工人比起来极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包括安全、全民保险、工资、保健服务、工作保障和一般安全及工会活动等方面的条件)下工作。

在被占领区,阿拉伯工人在占领政权统治下,无法自由地成立工会或行使其工会权利。警方经常查阿拉伯工人仅有的工会房地,威胁要予以关闭。多数工会会员和工会领导人都曾遭受行政拘留。软禁或驱逐出境,因此阿拉伯工人可能得继续受到最恶劣的剥削,并在不人道的条件下生活,忍受各种形式的剥削和同以色列工人之间的差别待遇。

在这方面,1988年11月17日,Murray Rosenbluth先生向美国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作证说,以色列当局继续侵犯阿拉伯工人结社和成立工会的权利;它们关闭现有会社的房地并驱逐工会会员;它们并迫害阿拉伯工人,禁止他们维护自己的权利,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陈述了这种情况,其中指出,以色列当局以工会房地不符合安全标准为由,驳回了100多项巴勒斯坦人的结社申请;Rosenbluth先生指出,受到监禁的阿拉伯工人被剥夺公平审判的权利。当局并对被控激起暴乱的工会会员任意采取驱逐出境的措施。

1988年11月17日,Judith Chomsky女士向同一委员会作证说,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所转达的以色列劳工和社会事务部的声明,其中有若干不实之处,但是承认被占领领土的工人得不到失业津贴、家属津贴或退休金。以色列人蓄意曲解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以图为以色列的做法披上合法的外衣。Chomsky女士要求将以色列排除在贸易优惠制度之外,因为她认为该国没有给予这些工人国际上公认的权利。

国际劳工组织最近发表一份报告,对于以色列当局剥夺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境内阿拉伯工人合法权利的任意措施导致他们处境和生活条件陷于危急情况提出警告。自发生暴动以来,以色列当局即设法将经济绞索紧紧地套在他们的脖子上,设法把这块

土地从其合法拥有者手中夺过来，继而将之犹太化。该报告还指出一项事实：在种族歧视政策下，以色列控制被占领领土的经济，违反国际惯例和法律，以各种手段对居民进行经济骚扰，其中包括不准他们销售其产品及阻止他们管理产品或从事手工艺或贸易，以控迫使他们接受工资极低、工作条件极恶劣的以色列农场的工作。

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就业状况的特点受到主要是季节性因素的若干影响。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土地所有者和以色列企业主在工作最忙期间雇用工人，随意规定工作条件。

被占领领土和戈兰村庄的阿拉伯居民生活水平很低，促使居民竭力寻找可以增加收入的工作。这种情况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以色列当局采取若干措施，使戈兰的阿拉伯工人转入以色列劳动力市场，从而利用两个地区工资的差别，并削弱这些工人同其土地和民族的联系。为此设立了职业训练中心；这类中心象毒苹果一样吸引了年轻人和一些缺乏师资的学校的学生，从而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机会。

仅仅1979年一年就有1,786名以上的青年在这类中心结训，从事建筑、挖掘、铺路、庄稼活和下水道修建种种困难的低薪工作。从下列事实可以看出被占领领土的阿拉伯工人悲惨的情况：

- (1) 过去的五年间，以色列经济吸收了被占领领土40%以上的就业人口，以满足对廉价的阿拉伯熟练劳工的需求；
- (2) 多数阿拉伯工人被迫从事无须具备任何资格的困难的低薪工作；
- (3) 农业部门的劳工状况因季节而异，失业率降低，导致工业就业停滞和阿拉伯工人失业；
- (4) 无论就工作的数量和性质还是就工资而言，阿拉伯工人的就业状况与以色列工人都有所不同；
- (5) 以色列经济剥削阿拉伯的廉价劳工；阿拉伯工人变得很依赖以色列的劳工市场，但是又受到以色列占领统治的影响以及蛮横管制和限制农产品和农业生产所需产品的制造的种种措施的影响；

(6) 由于通货膨胀及其对工资政策的影响,吸引了阿拉伯工人,特别是边境地区的阿拉伯工人;

(7) 阿拉伯农民无法取得在欧洲国家销售其农产品的出口许可;

(8) 儿童在学校接受的职业训练只不过是初级的技术训练;

(9) 发给阿拉伯工人的工作许可似乎只提供工作保障,并不能保证许可证持有者得到工作,雇员可能因为工作许可满期,甚至因为雇主提出其他虚假的理由而失业;

(10) 阿拉伯工人无法向法院提出申诉,诉诸军事法庭的选择办法只是一纸空文;

(11) 阿拉伯工人的工资也象以色列工人一样受到扣减,但是前者不享有同等的社会福利;

(12) 从1979年生效的军事制度仍旧存在,这意味着居民的民权和工会权利和行动自由受到种种限制;

(13) 阿拉伯工人被剥夺正式参加工会的权利,甚至做临时会员也不成;因此他们无法通过这个渠道维护自己的权利。

7. 保健情况

自从1967年阿拉伯领土被开始占领以来,以色列对医疗机构一直实行一套即定的政策:以色列力图彻底破坏这些机构,使阿拉伯病人要到以色列医院就医。占领当局认为,这些原有的医疗机构继续执务是独立于它们之外的一种表现,不符合它们在占领区内实行犹太化并将所有阿拉伯特征痕迹消灭的政策。

世界卫生组织回顾,占领当局在保健部门施加种种限制后,以及由于它所实行的日益不人道的措施,保健方面的情况就严重恶化了。

卫生组织三方委员会的报告说,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保健情况最几年恶化了,主要原因是以色列采取的措施。该报告具体指出,戈兰的各个村庄只有4个诊疗所,这些设施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正常执业的。

由于这种情况,该区域将近75%的病人和居民要到阿拉伯慈善机构所开的西岸的医院就医;然而,在紧急病况时他们就被迫要到以色列的医院就医。此外,由于占领当局抽去地下水给各移民点使用,当地下水的水位下降时,水务局就将供应给戈兰各村庄的用水切断。疾病基金(Kupat Holim)方面则拒绝叙利亚各村庄的居民请求救助的要求;当居民要求救护车时该基金不派出车辆,也不去救助怀孕的妇女和病况严重的儿童。

以色列当局采取的一些主要的任意措施如下:

- (1) 自从1967年以来,修建医院、诊疗所及其他保健中心都受到阻止;
- (2) 以色列保健当局正在裁减阿拉伯各保健中心的设备和设施,力图降低它们提供的服务水平;
- (3) 干扰各中心的服务工作,有时借口安全理由关闭中心;
- (4) 每年都减少拨给阿拉伯保健设施的经费,而国外的援助和赠品则受到阻挡,不能及时送到目的地。

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各村庄内,由于占领当局只作到绝对最低程度的努力来提供急救以及预防和诊断治疗,使得保健问题更加严重。而保健方面的情况正在恶化中,这从下面可以看出:

- (1) 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各村庄没有任何方法和途径来建造医院或改善保健情况;
- (2) 取得以色列国籍是使用为急病基金参与者所设的设施以及获得国家福利机构所提供家庭津贴和退休金的一个先决条件。此外,保健卡最近实行收费,超过2000以色列镑;这项措施反映了人道主义感情的完全丧失,其目的是要剥削病人并且把以色列国籍强加给病人;
- (3) 检查身体、治疗和药品的费用很高,而现有的四个诊疗所无法满足医疗服务方面的需求;它们缺乏医疗设备和专科医生--例如,它们没有妇科和儿科的医生。此外,戈兰的所有学校中只有一名校医,而这名医生是无法更换的;

- (4) 医生出诊每天只有少数几个小时,每星期只有某几天;
- (5) 没有一个中心专长在妇幼保健工作,尤其没有检验怀孕的中心;
- (6) 戈兰的所有村庄内没有一家药店;
- (7) 学校没有提供恰当的医疗服务,保健情况一般很差;
- (8) 疾病基金提供援助与否由它决定;
- (9) 群众抱怨水都是被污染过的;
- (10) 尽管蚊子滋生传染病再度流行,当局不采取行动;
- (11) 各村庄内没有处理污物的排水系统。

8. 侵害人权、酷刑、屠杀以及残酷和不人道待遇

以色列在其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越来越有系统地侵犯国际和人道主义法律。由于以色列的野蛮的种族主义政策,促使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决议,包括第605(1987)和607(1988)号决议。以色列在其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采取的恐怖政策举例如下:打断被拘留人的骨头;使用毒气;加强“铁拳政策”;摧毁房屋;破坏村庄;放逐;行政拘留;软禁;拘留儿童、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宵禁;封闭难民营;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封锁新闻。自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各地、包括戈兰全面起义以来,这项政策已经超过所有的限度;有些居民甚至被活埋,儿童被屠杀。

在拘留营内,被拘留的人仍受到最野蛮的酷刑:长时间的审讯一直到深夜、殴打到丧失知觉为止、交替淋泼冷热水、被迫跪着爬行或者长时间举手站立、用香烟头烧身体上最敏感的部位、电刑、断绝食物和每星期抽取血液样品,其目的是要使被拘留的人身体衰弱到变成废人,从而到释放时他们只有寄生能力。例如,法新社1989年11月20日报道,Majdal Shams的居民就被拘留者的境况发表了一项声明,并交给该社。被拘留者被剥夺了进食的基本权力,只由占领当局提供腐烂食物,当然还有其他残酷措施。占领当局最为严重恶毒的措施可能就是在通往村庄和其他居住区的路上

布设地雷和爆炸物,目的是恐吓并给叙利亚人口造成最大的伤亡。这一行动使得一个三岁半的孩子Amir Abu Jabal于1989年5月31日死亡,一个叫Misa Abu Habalr的女孩受伤。

使用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手段,这项政策及这些种族主义作为的目的是要恐怖威吓阿拉伯居民,使他们丧失反抗或者简单地永远离开被占领领土。在1988年报告内,我们举出了以色列官员的种种言论证明这项评论。

在此列举一下被占领的戈兰内我们的阿拉伯叙利亚人民为反抗以色列占领和镇压所进行的斗争的若干事件。

1989年7月21日,星期五下午,戈兰居民在Majdal Shams附近的AL-Maqarib建立了“儿童坚守营”。来自五个戈兰村庄的约300名6岁至14岁的儿童聚集在营地,纪念阿拉伯民族烈士的祭日,他们的口号是“高举双手反抗侵略,激励我辈抵抗占领”。1989年7月22日,占领军袭击了营地,力图摧毁营地,并拘捕组织者。戈兰居民急忙赶来救援儿童,与占领军发生冲突。占领军仍封锁营地,拘捕了16名公民,指控他们组建坚守营。他们随后又拘捕了12人,并在Hadbat al-Sira附近拘捕了40人,指控他们设立坚守营支持起义。被拘捕者当中有:来自Majdal Shams的Salih Salman Abu jabal、Nabih Ali al-Halabi、Qasim Mahmud Abu Salin al-Halabi和Nabih Ali al-Halabi;来自Buq'ata的Taysir Sabbagh(仍在拘留中)、Mufid Abd al-Wali和Hasan al-Qabash以及Salman Fakhr al-Din和Fakhr al-din al-Maqat。

1989年7月14日上午,以色列警察逮捕了被占领的Ayn Qunyah村的大学生Wakid Sha'lan,他与其家人在苏联渡过暑假后刚刚抵达Lod机场。

1989年7月27日,以色列警察传唤被占领的Ayn Tinah村的Tahir Mundhir和Nahlah Ahmd,审讯并拘留了他们。1989年7月26日,他们拘留了Buq'ata的Yusuf Shakib Abu Jabal、Najlah Shakib和Mufid Abd-al-Wali,来自被占领的Mahmud As'ad Abd-al-Wali和Nur al-Din Salah,指控其反抗占领。

在戈兰Ashkelon监狱受监禁的人,卫生条件不断恶化。占领当局拒绝派医生为他们治病,也不让犯人的亲属和红十字会请医生帮他们检查,提供医药。

8月中旬,Kiryat Shmona/Mas' adahr的警察逮捕了戈兰高地的一些阿拉伯居民以及Galilee和Jenin的一些居民。警察局长在一份声明中说,最初拘留的是5名戈兰的阿拉伯居民,接着又拘留了另外4人,其中两人来自Buq' ata,另外两人(女孩)来自Majdal Shams。

1989年8月14日,据以色列报纸《Hatzofeh》报导,在过去几天里,Kiryat Shmona/Mas' adah的警察逮捕了戈兰高地的一些公民以及Galilee和Jenin的居民,指控他们在戈兰的村庄进行“沙文主义”活动。Kiryat Shmona警察局长Moshe Cohen少校说,最初逮捕了戈兰的5名居民,因为他们藏有录音和民歌,周末警察又逮捕了Buq' ata的两名居民和Majdal Shams的两名女孩,因为她们散发鼓动继续起义的传单。

1989年12月7日,以色列广播电台承认,12月6日占领军逮捕了Mas' adah村的8名青年,指控他们煽动戈兰高地的叙利亚阿拉伯公民反对占领的活动。

1989年12月14日,即在占领军决定强行实施以色列法律八周年之际,我们在戈兰高地的人民组织了一次全面大罢工。他们进行了情绪高昂的示威游行,用石块和棍子同占领军冲突。占领军试图用子弹和催泪弹驱散示威者,结果造成被占戈兰高地的许多叙利亚公民受伤,使示威游行变成了流血对抗。占领军本已关闭了这个地区,后又对之实施军事封锁。在对抗过程中,我们的人民坚持自己的叙利亚身份,重申自己属于阿拉伯民族,拒绝接受以色列身份。对抗继续进行,占领军派来了更多的部队,逮捕了一些公民。根据一些新闻社报导,受拘留的有12人以上,包括Sulayman Hasan Shams、Izz al-Din Maddah、Jamal al-Sha' ar和Salih al-Salih,指控他们向敌军巡逻队投掷燃烧瓶、抵抗占领、企图赶走占领者并散发传单等等。传单指出,戈兰是叙利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占领持续多久,自由终将来临,抵抗在继续发展。

1990年2月24日,被占领的戈兰高地的叙利亚阿拉伯公民发表一项声明,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向阿拉伯巴勒斯坦和戈兰移民的做法表示遗憾。他们认为这种移民是在阿拉伯领土实际应用犹太复国主义扩张政策,通过向阿拉伯领土移民并驱赶从自己历代祖先继承了这些土地的阿拉伯人,实现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所谓的大以色列的野心。他们的声明指出,他们反对占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政策。目前,这种政策尤其是为了挫败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带人民的勇敢起义,为了挫败戈兰高地生而自由的公民反对占领的斗争,这项声明还重申要继续加强戈兰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斗争中的团结。重申戈兰生而自由的人民赞成和支持用任何可能的手段举行起义。

1990年4月17日,被占领的戈兰高地的叙利亚居民不顾占领当局为制止他们庆祝叙利亚独立节而采取的镇压措施,不顾占领当局从4月16日中午开始的军事封锁和戒严,和祖国一起庆祝这个周年纪念日。他们升起了叙利亚旗帜,宣布反对占领的斗争将继续下去。在戈兰各个村庄,在纪念独立日的游行过程中发生了激烈冲突。一些公民被捕。

以色列集结了大批军队来镇压和平游行,这一事实只能说明以色列正在加强其反人民的恐怖主义行为。目前,以色列正引进更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进入戈兰高地。沙米尔总理最近的讲话证明,以色列决心推行其向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大规模移民的计划,以此作为建立“大以色列”的一个步骤。以色列蓄意向被占领土送新移民,这种作法违反了《日内瓦第4号公约》第49条。最后,我们希望回顾一下,占领本身就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以色列对待被占阿拉伯领土人民的行为严重违反了《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第4号公约》第147条的规定。这些严重违反公约的行为实际上也是战争罪行,这些行为包括任意杀人、酷刑或非人道待遇、任意造成重大痛苦或严重伤害身体或健康、非法驱逐出境或移送他国或非法监禁受保护者、剥夺其《公约》规定的得到公正和正常审判的权利、在没有军事必要的情况下非法任意地大规模摧毁或占用财产。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武装冲突的受

受害者的第1号附加议定书第85条也提及上述违法行为。这一条款认为占领国为了向被占领土移民而将被占领土的平民人口移送他国的做法是严重违反公约的行为。

这些严重违法行为实际上就是战争罪行。这需要《公约》各缔约国采取措施，进行合作，根据《公约》第146条承诺，追捕据称有这种严重违法行为的人，将他们交给本国法庭审判，不管他们是哪一国的国民。这还需要执行《防止与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各项规定。根据该公约的规定，灭绝种族的行为就是蓄意杀害某一团体的成员，至使该团体的成员在生理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故意将某一团体陷于某种生活情况下，使其遭受全部或局部之生理毁灭。

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合作，以防止和惩治以色列的战争罪和灭绝种族罪结束这个种族主义和扩张主义政权的屠杀、恐怖、破坏和其他行径。

在这方面，委员会必须不遗余力地发挥作用，结束以色列对所有领土的占领，排除公正全面实现中东地区和平的障碍，制止以色列对其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阿拉伯居民的镇压。

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被拘留者名单

编号	姓名	村庄	刑期	判刑日期
1	Samir Ali al-Qintar	Jabbat Lubnan	无期徒刑	1979
2	Bashir Salimat al-Maqat	Majdal Shams	27年	1986
3	Sidqi Sulayman al-Maqat	Majdal Shams	27年	1986
4	Asim Mahmud al-Wali	Majdal Shams	27年	1986
5	Sabtan Nimr al-Wali	Majdal Shams	27年	1986
6	Ayman Hayil Nu'man Abu Jabal	Majdal Shams	12年	1986
7	Ziyad Arif Abu Jabal	Majdal Shams	12年	1986
8	Madhat Salih al-Salih	Majdal Shams	11年	1986
9	Ismat Mahmud al-Maqat	Majdal Shams	11年	1986
10	Isam Jamil Abu Zayd	Majdal Shams	10年	1986
11	Hayil Mahmud Abu Zayd	Majdal Shams	10年	1986
12	Abd al-Latif al-Sha'ir	Majdal Shams	7年	1986
13	Yasir Ali Ibrahim	Mas'adah	6年	1986
14	Khayr al-Din Tawfiq al-Halabi	Majdal Shams	6年	1986
15	Yasir Salman Sabrah	Mas'adah	情况不详	1986
16	Majd Najib al-Kahluni	Majdal Shams	"	1986
17	Malik Muhammad Abu Salih	Majdal Shams	"	1986
18	Muti' Wahbi Abu Salih	Majdal Shams	"	1986

19	Kunj Tawfiq Abu Salih	Majdal Shams	"	1986
20	Fahd Arif al-Safadi	Majdal Shams	9年	1986
21	Rafiq Jamal Qal'ani	Majdal Shams	6年	1986
22	Nasir Yusuf Abu Shahin	Majdal Shams	5年	1986
